

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主要变化 背景及背后的理念

高山憲之

1. 前言

本文分析了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发生的主要变化，发生这些变化的背景及其背后的哲学，在展开详细讨论（第7节、第8节）之前，第2节先介绍公共养老金在日本老年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多大。第3节介绍日本人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第4节阐明日本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第5节给出了有代表性的各个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历程。第6节概览日本的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变化状况。第9节分析每个养老金制度目前的可持续性。第10节考察未来面临的挑战。第11节总结全文。

2. 目前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对老年人的重要程度

2.1 公共养老金收入的分布

图1显示的是私人部门退休人员领取的公共养老金收入（月人均）的分

* 作者为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养老金与老龄化政策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原文提交给2017年12月8—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中日两国养老金合作研究”国际会议，本文据此修改而成。作者非常感谢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王新梅博士和福山圭一先生给予的有益评论和建议，同时也十分感谢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研究资助（17H00991, 16H03629, 15H03339, 15H03343）。——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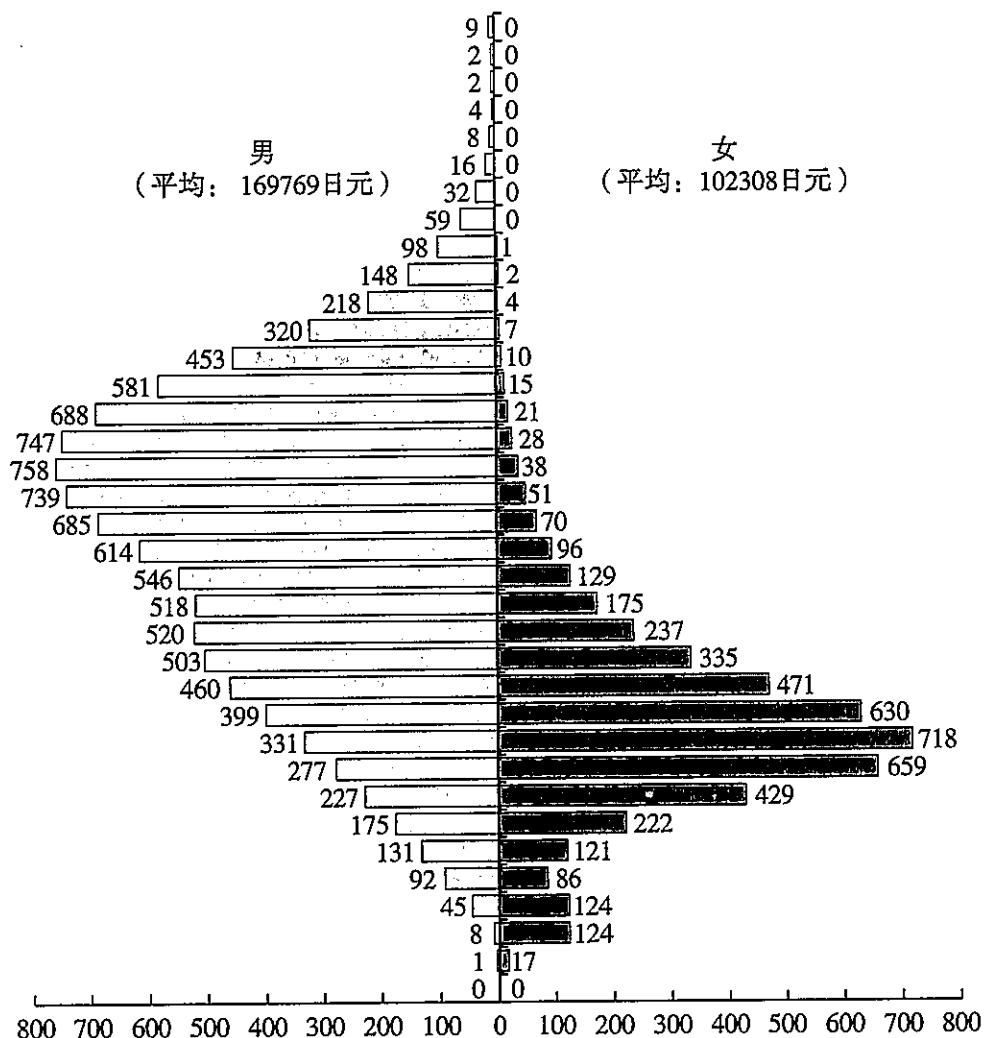


图1 养老金月领取额

资料来源：《厚生年金事业年报》。

布状况。在2013年3月，男性平均为17万日元（约合9900元人民币），女性平均为10万日元（约合5900元人民币）。尽管养老金的领取额一直存在性别差异，但是公共养老金收入的分配比家庭总收入的分配要平等，如图2所示。例如，在2007年，公共养老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39，而老年家庭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978。

2.2 公共养老金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公共养老金收入是老年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见图3）。在2016年，老年家庭中，公共养老金占总收入的比重高于60%的，约有80%。此外，日本老年家庭比年轻家庭富裕（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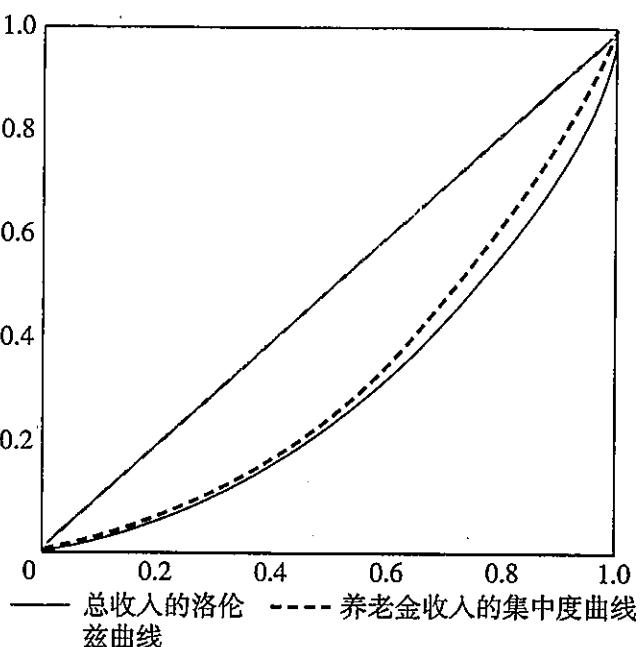


图2 总收入的洛伦兹曲线和养老金的集中度曲线

资料来源：《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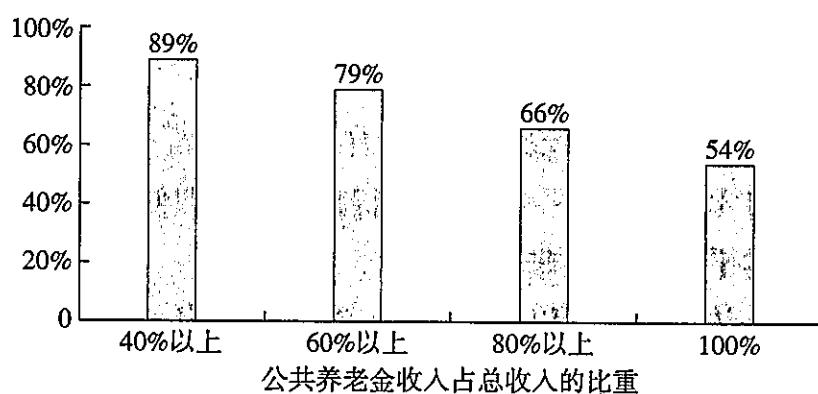


图3 各种类型的老年家庭占老年家庭总数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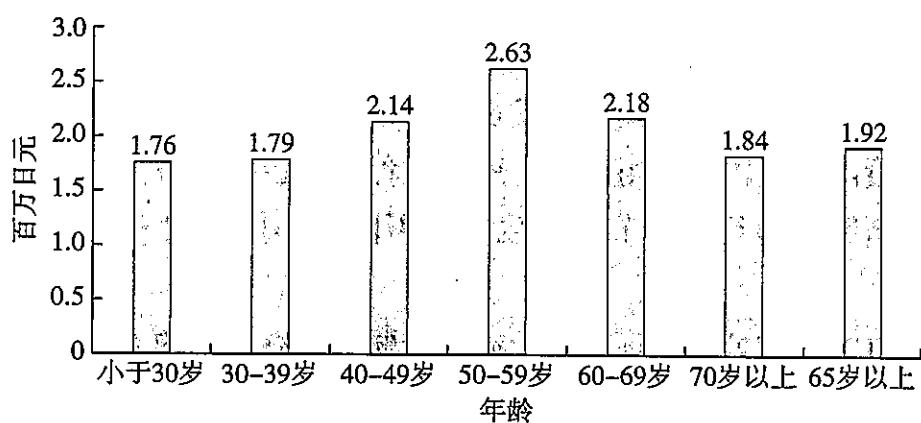


图4 分年龄的日本家庭的人均收入

多数日本老年人把公共养老金当作一种祝福，满怀感激。顺便说，在公共养老金的领取日，许多老年人会高兴地给他们的孙辈一些零花钱，以及心满意足地享受一顿佐以日本酒的美味佳肴。在 2015 年，公共养老金的领取者有近 400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31%。目前公共养老金对日本来说，起着一种完善、坚固和稳定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

但是，能达到今天这种程度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努力。至少在过去的 40 年里，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政策制定者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执政党的领导（也不是厚生大臣），而是厚生省年金局的局长。年金局的历届局长几乎都是最优秀、最聪明的，并且在工作中也被证明是擅长预先计划、足够明智的（尽管偶有例外）。他们总能使养老金制度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且不可预测的环境。

3. 日本式思维的几个特点

养老金制度设计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众的生存哲学。日本也不例外。日本人的精神、思维和行为方式有着自己的特色。其中以下七个方面比较突出：

第一，日本人的传统里有着一种肩并肩的精神，希望与其他人保持一致。树大招风，所以日本人对于不一样的事情特别敏感，即使微小的不同，也尝试消除。人们对待遇平等和公正非常在意。

第二，日本人认为那些可以自立的人，当然应该自己支撑自己，不可以胡作非为、不负责任。这些人是不可以给别人添麻烦的。

第三，日本人通常非常务实，尽可能保证事项有更高的可行性。也有一些日本人喜欢理想主义的方式，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

第四，应得的权益在兑现时常常会有些调整，但是既得利益和已经赚得的权益极少会完全丧失。任何改革通常都会有很长的过渡期，一步一步地慢慢推进。转移过渡的规则因年龄组而异，所以这种方式会把事情复杂化。在很长的过渡期里，新制度的具体细节因出生时点不同而不同，这一点容易把大家搞糊涂。

第五，日本人在处理长远问题上有一个弱点。有远见的人会被认为是异端分子，如果他/她指出我们要“撞墙”了，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最终随着这堵墙变得越来越高，大多数人才会觉察到确实是要撞墙了。

第六，日本人又非常有弹性。当他们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后，会立刻做出反应，之后他们就会很快放下这件事。“让我们都原谅和忘记这件事，就随着桥下的流水，让事情过去吧。”顺便说，政治上的妥协也常常是以这种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见折中而达成的。

第七，如果多数民众对一项制度缺乏合理、精准理解和发自内心的接纳，任何制度都是无法维持的。政策制定者有责任全面解释新制度。因此，在法令颁布之前，必须在政策制定者做出礼貌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公开的集中讨论。

4. 日本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目前有三项基本原则：

- A. 不缴费就得不到养老金。
- B. 养老金的给付额应当与实际缴费期限的长短成正比。
- C. 相同代际的人当中，缴纳相同保费的人，每月应当领取相同数额的养老金。

原则 A 为参保人提供了一种内在激励。把工作期间的自我努力、自力更生作为防止老年贫困的前提条件。^① 公共养老金与社会救助（基于财产调查）有着本质区别，后者是用税收来筹资的扶贫制度。对老年人来说这两个制度可以并存。原则 B 是为了鼓励人们尽可能多缴费。^② 原则 C 体现了日本人强烈的平等观。无论是谁，男性还是女性、自雇还是被雇、企业职工还是公务员、来自成长型企业还是衰退型企业，原则 C 都适用。

日本曾多次发生过人口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强制参保的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中的原则 C，使得来自雇员的缴费收入可以转移给曾是自我雇佣者的退休者，来自现行成长型企业的缴费收入可以转移给曾在过去的成长型企业工作过的退休者，男性的缴费收入可以转移给女性。

① 也有一些例外，第一，在 20 岁之前残疾的人，他们从 20 岁开始就可以领取残疾人养老金。第二，参保人在怀孕和育儿期间，可以不用缴纳养老保险费，但是在计算养老金给付时，这些期间都视同已经缴费。第三，1959 年开始实施了一种非缴费的、基于收入调查（income test）的过渡性养老金制度。第四，正规雇员的配偶，通常是全职家庭主妇，无需缴费也自动拥有领取基础养老金的权利。第五，20 岁及以上的学生成年学生可以把开始缴费的年龄推迟到毕业以后。如果 20 岁以上学生遭遇残疾，可以立即开始领取残疾人养老金。

② 目前，第一层次的基础养老金的最高缴费年数是 40 年。

5. 制度的设立与覆盖面的扩大

日本最早的养老金制度是 1875 年为军人建立的,^① 紧随以“富国强兵”为最终目标的明治维新（建设现代化国家）之后。当时，不需要缴费，全部靠一般税收筹资。在 1884 年，这一制度扩大到了执行国家行政命令的公务员。从一开始，军人和公务员的养老金给付就相当于是额外的薪酬（日语叫作“恩给”），待遇基于退休时点的工资来算，待遇水平较高。

日本在 1905 年为公共部门雇员建立了名为“共济组合”（MAA）的养老金制度，参保人需要缴费，养老金待遇根据退休时点的工资水平计算。从 1920 年起建立了与共济组合类似的覆盖国有企业（国有铁路、日本烟草、日本电话电信）雇员的养老金制度。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遍及全国，传统大家庭的数量开始减少。结果，城市贫困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私人企业的雇主（Kanebo）在 1905 年开始为雇员支付一次性退休金。之后类似的制度在大型私企逐步盛行起来，但是中小企业还负担不起这样的制度。

在同一时期，战争爆发了。战船常常沉没，于是出现了给生还战士的补偿制度，但是并不给海员。这样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海员的工作。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在 1940 年政府决定针对海员实施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强制参保的各项保险制度。海员养老金制度是基于缴费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导致其他私人部门的蓝领工人（当时被称为“工业战士”）也要求企业提供养老金。于是，在 1942 年，政府为 10 人以上的私人企业的男性蓝领工人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这个制度就是现在的“厚生年金”（KNH）的前身。当时把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强制给养老金制度缴费，目的是用这样的手段控制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厚生年金的覆盖面在 1944 年扩大到了白领和女性职工。

“二战”后，日本经济进入了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剧变期。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稀释了厚生年金的养老金，使之所剩无几，因为当时没有实行养老金待遇和物价挂钩。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学校决定从厚生年金中独立出来，并在 1954 年建立了自己的共济组合。这是因为私立学校想建立与国立及公立学校

^① 世界上最早的养老金制度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罗马帝国时代。那时，奥古斯都大帝为军人创立了第一个给付水平充实的养老金计划。

雇员相同待遇水平的养老金制度。该举措随后引起了农业、林业、渔业的民间组织效仿，它们纷纷于 1959 年建立了自己的共济组合。该制度的养老金待遇与市政府公务员的养老金待遇接近。

“二战”后，日本很快就废除了德国式的公务员与其他公共部门（事业单位）之间的身份不平等。1956 年，原本各自独立的共济组合制度很快就完成了全国统筹。同时，原来只覆盖公务员的“恩给”养老金制度被废除。在 1947 年之前，日本没有地方政府的概念。在实施了地方自治法之后，地方政府才开始为地方公务员建立了各自的养老金制度。1962 年，这些制度也都被整合进全国统筹的单一共济组合制度。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为全体国民提供强制医疗保险的运动（全民医保），这个运动导致了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诉求（全民年金）。当时，还有一部分人既没有被厚生年金覆盖，也没有被共济组合覆盖，例如，自我雇佣者、农民、失业者、无职业者和在小企业工作的人。

在 1961 年，最终建立了“国民年金”（KN）制度。国民年金是一种社会保险制度，采用缴费确定、待遇确定的方式。这个例外的制度设计反映出政策设计者的天真，因为在实际运营中成本非常高且业务量非常大。^① 当时全部用一般税收筹资的想法被政府（既包括当时的大藏省也包括厚生省）否决了，因为想激励人们自力更生、在工作期间为自己的老年做准备。政策制定者认为，如果没有缴费的话，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任何社会养老金制度都不可能保证合意的养老金待遇水平。

实行缴费确定制度（最初是每人每月 100 日元）是因为政府难以掌握自我雇佣者和农民的真实收入情况。对于那些确实收入低而无力缴费的人，有免除缴费的措施。在免除缴费期间，这些人应得的养老金待遇是正常待遇的 $\frac{1}{3}$ ，相当于一种政府补贴。1961 年，对于 50 岁以上的人，政府承诺他们在 70 岁时，可以领到基于收入调查的非缴费的待遇确定型养老金。当时是每月 1000 日元，^② 资金全部来源于一般税收。这是一种会随着时间消逝的过渡性制度。

^① 在 2015 年，为筹集 1 万万亿日元的保费，国民年金制度需要支付的成本是 237 亿日元，而厚生年金制度是 0.96 亿日元。前者的成本是后者的大约 250 倍。

^② 1000 日元在当时是个非常小的数额，只相当于给孙辈的一点儿零花钱。

总之，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最初是不同群体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行性分别建立的，之后又通过不断的改革，使各个制度之间实现待遇平等和公平化。

6. 人口与经济的变化

日本的总人口从 1872 年的 0.35 亿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1.28 亿，如表 1 所示。最高峰是 2008 年，之后开始减少。到 2065 年将减少到 0.88 亿，2100 年是 0.60 亿。1970 年，日本开始意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当时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是 7%，该比例在 2017 年稳定地增长到了 27%。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城镇化速度非常快，但在 20 世纪后半叶，户均人数下降了。预期寿命在延长，日本人平均将活到 90 岁（见表 2 和图 5）。另一方面，总和生育率从 1947 年的 4.54 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1.26，最近上升到了大约 1.4（见表 2）。图 6 所示的是日本劳动力的工作形态分布，呈现从非雇员向雇员的大规模转换。同时，农民的数量从 1955 年起急剧下降（见图 7）。

表 1 日本的人口指标

年份	人口				户均人数
	总数 (百万)	65 岁以上 占比 (%)	城镇人口 占比 (%)		
1920	56	5.3	18		4.9
1930	64	4.8	24		5.1
1940	72	4.8	38		5.1
1950	83	4.9	37		5.1
1960	93	5.7	63		4.5
1970	104	7.1	72		3.7
1980	117	9.1	76		3.3
1990	124	12.1	77		3.0
2000	127	17.3	79		2.7
2010	128	23.0	91		2.5

资料来源：《国势调查》。

表 2 预期寿命与总和生育率

年份	预期寿命 (年)				总和生育率	
	出生时		65岁时			
	男	女	男	女		
1947	50.1	54.0	10.2	12.2	4.54	
1960	65.3	70.2	11.6	14.1	2.00	
1970	69.3	74.7	12.5	15.3	2.13	
1980	73.4	78.8	14.6	17.7	1.75	
1990	75.9	81.9	16.2	20.0	1.54	
2000	77.7	84.6	17.5	22.4	1.36	
2010	80.0	86.3	18.7	23.8	1.39	

资料来源：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NIPSSR), *Demographic 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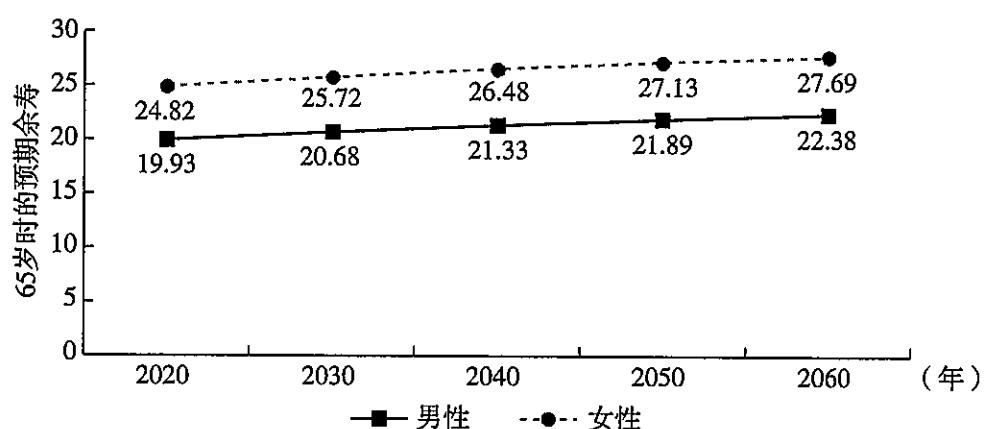


图 5 65岁时的预期余寿

资料来源：NIPSSR, *The 2017 Population Projection for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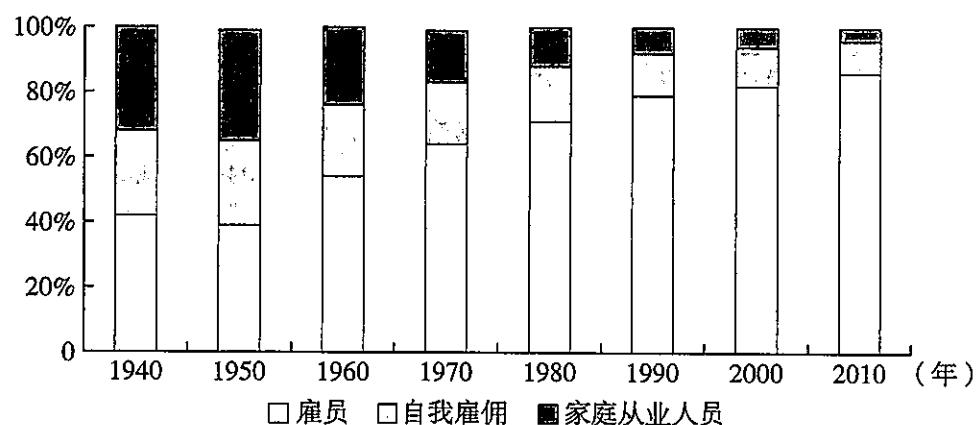


图 6 工作形态分布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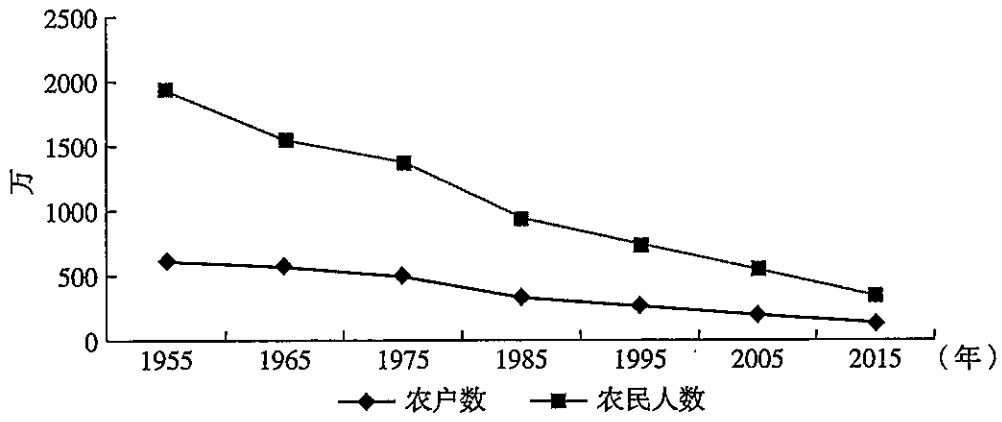


图 7 人口与经济变化：农户数与农民数

资料来源：《农业普查》。

图 8 呈现的是日本人均实际 GDP 的长期变化，在 1955—1973 年出现了高速增长。在那个时期，年均实际增长率超过了 10%；之后，增速下降，并且在 1998—2000 年、2008—2009 年，以及 2001 年，变成了负值。最近，日本的人均名义 GDP 大约是 4 万美元（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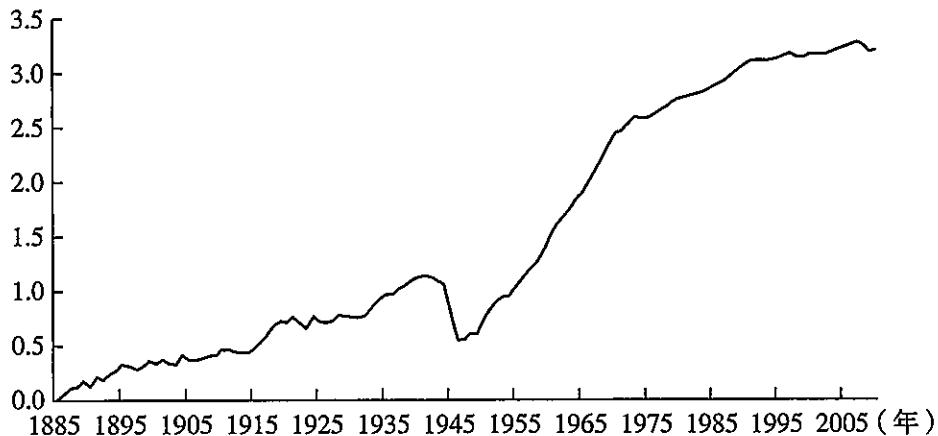


图 8 人均实际 GDP (自然对数值, 1885 年 = 0)

资料来源：岩本康志 (https://blogs.yahoo.co.jp/iwamotoseminar/30832608.html?__ysp=77yR5-Lq65b2T44Gf44KKR0RQ44Gu6ZW35pyf55qE5o6o56e7)。

图 10 描述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变化。在 1974 年，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飙升到了 23%，然而，在 1999—2003 年和 2009—2012 年却是负增长。日本从 1999 年开始遭遇通货紧缩（见图 11）。从 1998 年开始，名义工资的增长率也是负值（见图 12），尽管名义工资的年增长率从 1962 年起的 15 年里曾经超过 10%。变化幅度最剧烈的是股票和债券。如图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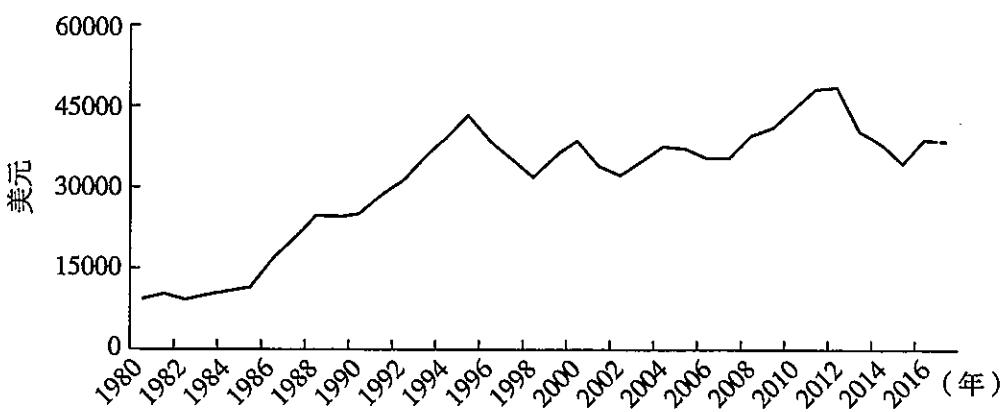


图9 人均名义GDP

资料来源：《国民经济计算年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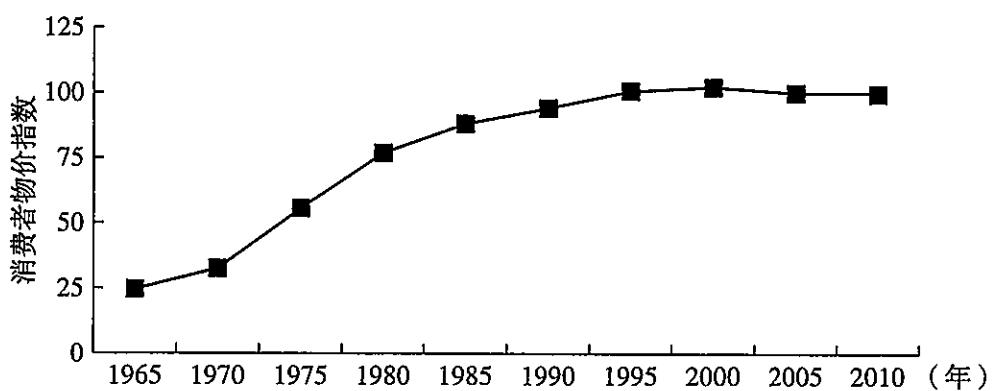


图10 消费者物价指数 (2005年=100)

资料来源：Statistics on CP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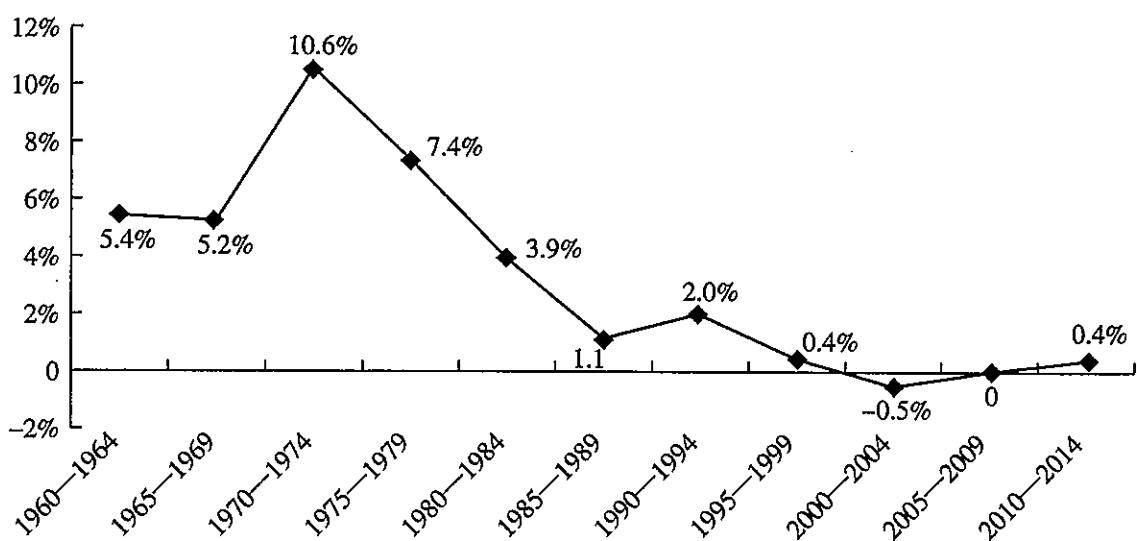


图11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增长率 (年均)

资料来源：同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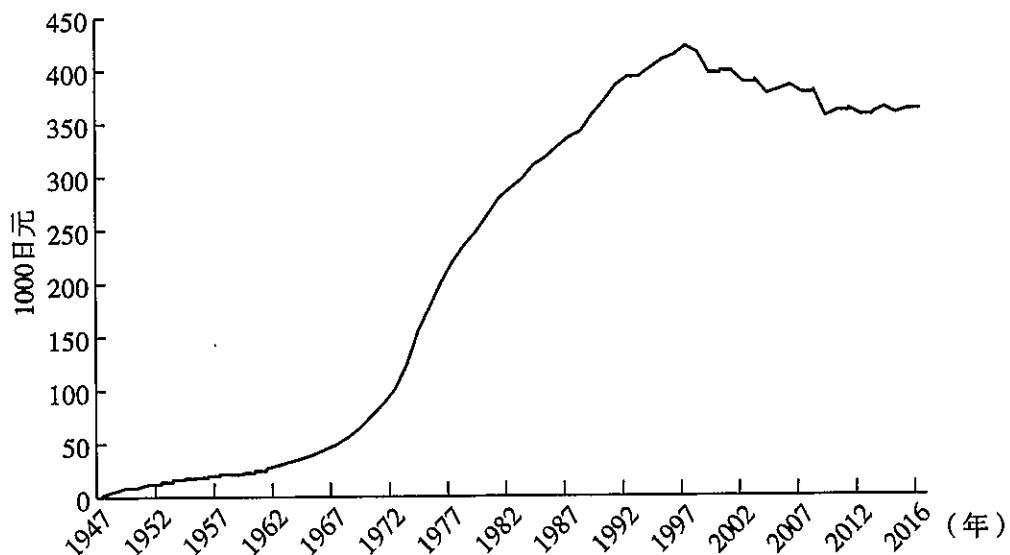


图 12 月工资名义值的变化 (年均)

资料来源：《每月勤劳统计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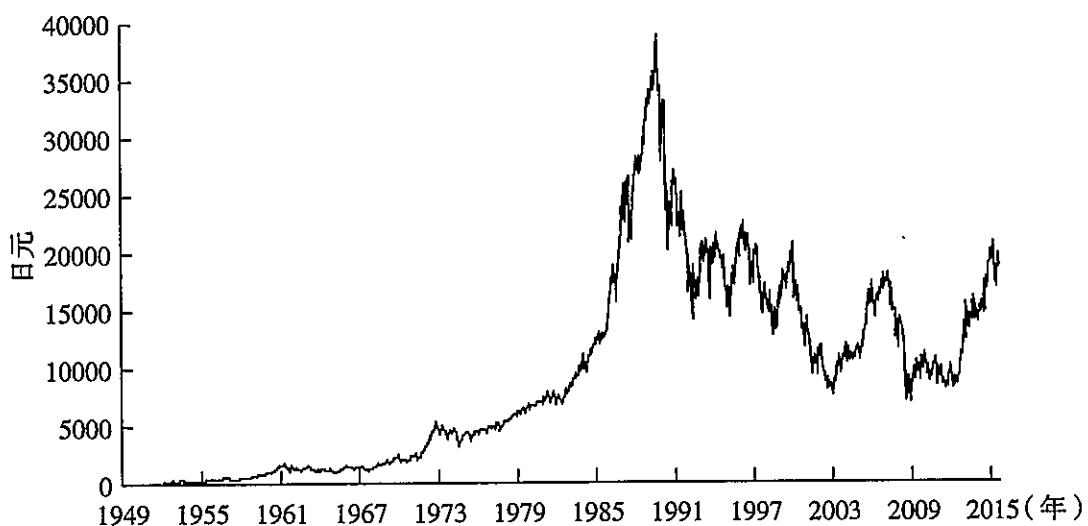


图 13 股票价格的变化：1949—2015 年日经股价指数

资料来源：Billion Trillion。

1989 年 12 月 29 日，日经股价指数上升到 38916，但是在泡沫破裂后，迅猛下跌到了 2003 年 4 月 28 日的 7608。在 2008 年 10 月 27 日金融危机后，更进一步下跌到了 7163。

定期存款的名义年利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常常被设定为 5.5%。但是，在 1994 年放松规制之后，下降到了接近 0%（见表 3）。

表3 名义年利率

年份	利率 (%)	年份	利率 (%)
1950	2.9	1995	1.96
1960	4.5	2000	0.15
1970	5.0	2005	0.03
1980	7.0	2010	0.03
1990	4.9	2015	0.035

注：邮政储蓄1年期存款利率。

资料来源：Bank of Japan, *Time Series Data*。

7. 厚生年金和国民年金的主要变化

7.1 1948年的厚生年金改革

“二战”后，日本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在1945年10月到1949年4月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100倍。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厚生年金储备的养老基金变成了一堆废纸，雇员挣得的养老金领取权也变成了零，因为合同是按名义值签订的。几乎所有日本人都面临着饥饿问题。于是在1948年政府把厚生年金的缴费率从11%降到了3%。

7.2 1954年厚生年金的重建

同时，雇主为了尽可能少缴费，强烈要求把厚生年金变成缴费确定、待遇确定的养老金制度，并取消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制度。一些学者也建议日本政府学习英国1942年实施的贝弗利奇模式，以确保全体老年人的最低收入。贝弗利奇模式的养老金制度与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制度在目的上是不同的。但是，政府官员还是想坚持现行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制度。

1954年，当煤矿的退休职工收到了第一笔来自厚生年金的养老金时，政府官员与雇员之间达成了妥协。当时对这些煤矿的退休职工实施了特殊的较短缴费年限的政策。这样，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框架最终定格：缴费与收入关联，待遇由两个层次组成（定额基础养老金和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对于工资为平均水平的男性雇员来说，第一层次的养老金待遇和第二层次的相等。这样，厚生年金制度一定程度上落实了平等观。

政府计划提高缴费率和缴费基数的上限，但遭到雇主的强烈反对。结果，未来 5 年内的缴费率被固定为 3%。立法还规定，未来至少每 5 年要进行一次精算，确定和调整适当的缴费率（包括缴费基数在内^①）水平，以确保养老金制度能适应人口与经济环境的变化。由于预期寿命在增加，所以到 1973 年，男性雇员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NPA）将一步步从 55 岁增加到 60 岁。但是，女性雇员没有变化，一直是 55 岁。当时，多数女性结婚后就不工作了，此时她们通常从厚生年金制度中一次性地领取了养老金，此后，缴费记录就全部被删除了。

厚生年金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的待遇水平与参保人一生的平均年工资成正比。由于恶性通货膨胀，一些人过去的实际工资变成了零。因此政府重新设定厚生年金参保人的最低月工资水平为 3000 日元，低于这个水平的，都视同这个水平，按照这个水平来计算养老金待遇。

这一政策引起了养老金的财政困难，结果每年养老金待遇的 10%—15% 都需要来自一般税收。请注意，政府从一开始就向参保厚生年金的雇员承诺，养老金待遇的一部分要来自一般税收。

7.3 经济高速增长期

1962 年，厚生年金开始给缴费满 20 年（最低缴费年限）的退休职工支付养老金。养老金水平相当于公务员的 1/3，导致更多雇员群体退出保险，建立他们自己的共济组合制度。

为了防止进一步的退保，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厚生年金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其中一个行动是，在 1965 年实施了“月年金 1 万日元”制度。月年金 1 万日元意味着缴费 20 年的男性平均收入者（月均工资 2.5 万日元），可以达到 40% 的替代率。缴费年数的每单位年度养老金增长率从 0.6% 上升到了 1%，并且待遇确定型养老金的单位价格被设定为 250 日元。同时，厚生年金的缴费率在 1965 年提高到了 5.5%。政府提议为 6%，但是政客不同意，减掉了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意从一般税收中每年转移 15%—20%，以弥补缴费收入的不足。政府解释说，如果其筹资模式改为积累制，缴费率将在 40 年后上升到 9%。

① 目前缴费基数的上限是厚生年金参保人月平均收入的 2 倍。

村上清先生是一位在非政府部门工作的非常有洞察力的养老金专家，他指出，如果未来养老金的筹资模式一定是现收现付制，缴费率将会上升到 36%。自 1954 年改革以来，村上清先生是第一个准确地说明厚生年金的筹资模式基本是现收现付制的人。政府官员很难放弃他们的旧观念，花了 10 年时间才最终接受了村上清先生的观点。

1966 年，日本大幅提高了国民年金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对于达到 25 年最低缴费年限的自我雇佣者来说，他和他配偶得到的养老金合计可达到每月 1 万日元。也就是说，待遇确定型养老金的单位价格增加到了 200 日元。这次改革源自要求雇员和自我雇佣者有同等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强烈政治诉求，但这是以国民年金的未来财政状况恶化为代价的。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经过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之后，要求进一步大幅增加养老金待遇的呼声非常高，因为老年人被甩在后面，从高速增长中获益很少。

1972 年，工会以罢工的方式率先推出了这一诉求。在日本工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单以养老金问题为由发起的罢工。同时一些来自学术界的鼓动者强烈要求马上建立养老储备基金，以便快速发放充足的养老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养老金的政策制定者把 1973 年称为“养老金年”，并实施了“月 5 万日元的养老金待遇”。他们还把替代率提高到了 60%。对于参保 27 年^①而且收入达到平均水平的典型男性雇员，把他的确定型养老金待遇的单价增加到了 1000 日元。同时立法规定在计算养老金待遇水平时，每 5 年一次评估过去的工资。此外，政府还实施了养老金待遇水平和消费者物价指数自动挂钩的制度，每年调整养老金待遇。1973 年，国民年金的养老金待遇也以类似于厚生年金的方式显著增加了。于是，缴费年数为 25 年^②的典型老年家庭^{*} 就实现了每月 5 万日元的养老金待遇。同时，非缴费型（70 岁以上，基于收入调查的）养老金制度的月给付额提高到了 5000 日元。

从这时开始，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开始走向极端，并主导了整个日本社会。即使在这种疯狂的状况下，头脑冷静且富有远见的村上清先生，在 1973

① 在 1973 年，厚生年金符合领取条件的新退休者的平均参保年数是 27 年。

② 25 年是国民年金的最低缴费年数。

* 在厚生年金中，典型老年家庭是指一个典型雇员退休后，夫妻二人构成的家庭。——译者注

年早期议会开始讨论养老金改革法案之前，就特别警告说：在未来当缴费年数上升到 40 年时，典型老年家庭厚生年金的替代率将会上升到 80%，因此建议给替代率设定一个新上限。但是他的警告在当时完全被忽视了。

结果，他说对了。10 多年后，政策制定者开始按照他的建议降低厚生年金的养老金待遇水平。

7.4 改革的痛与泪

1973 年 10 月，就在新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刚开始实施之际，就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经济减速与快速的老龄化使日本的未来显得越来越暗淡。年轻人对经济前景的美梦迅速破灭，开始降低期望值。政策制定者也转过头来开始考虑如何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

1976 年，政府放弃了过去要确保自我雇佣者与私人部门雇员同等养老金水平的想法。国民年金的典型老年家庭的养老金待遇增加到了每月 7.5 万日元，同时，厚生年金的典型老年家庭的养老金待遇大约为每月 9 万日元。

1980 年，厚生省提议把男性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在未来 20 年里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雇主和工会以及劳动省的强烈反对。结果政府没能把这一条放入 1980 年的改革议案。

1983 年，国民年金的养老金账户出现了赤字。如前所述，国民年金制度在起步时缴费率很低。此后再想增加时，政治上就遇到了困难。而在另一方面，国民年金的待遇却越来越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因此国民年金要求覆盖城市雇员的厚生年金和共济组合制度共同分担国民年金的成本。

当时的大藏省（现为财务省）基本上没有余力来用一般税收支持国民年金。在厚生省年金局山口新一郎局长的杰出领导下，1985 年颁布了新立法，对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实行了根本性改革。

目前的日本养老金制度框架就起源于这次改革。改革是在 1986 年开始实施的。在新制度下，所有人，无论属于哪个部门，都“共同”领取一份待遇确定的基础养老金。厚生年金和共济组合的参保人将在此之上，再领取一份收入关联型养老金。

1961 财政年度之后实施的所有养老金制度的第一层基础养老金待遇被

整合在一起。^① 其年度总待遇由所有养老金制度全部用现收现付制的方式共同分担，分担的份额与各个养老金制度的缴费人数（包括实际缴费者和视同缴费的缴费者配偶）成比例。通过这个制度，来自雇员的缴费收入就可以转移给曾是自我雇佣者和农民的老年人了。当时农村老人的大多数子孙正好是城市里的雇员。这些子孙希望他们的缴费首先由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领取。他们的这一真诚愿望是实施上述成本分担机制的依据。

1985 年的改革还变更了国民年金的一些领取条件。在 60 岁之前，缴费满 40 年的人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为每人每月 5 万日元。在 1926 年之后出生且缴费满 25 年的人有特殊的过渡性养老金。根据出生日期的不同，缴费年数每增加一年每月可领取的基础养老金从 1250 日元至 2000 日元不等。在 1961 年之后连续缴费的人，即使缴费年数较少，也可以领取到最高数额的养老金。

从 1985 年的改革开始，如果一个丈夫给厚生年金和共济组合缴了保费，那么在经济上依赖他的配偶就自动拥有国民年金的养老金领取权。她不需要给公共养老金制度缴纳任何费用。在这一协议下，妇女的养老金权益就彻底建立起来。

1985 年的立法规定，厚生年金中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待遇的增长率，根据年龄组的不同，由每年的 1% 逐步下降到 0.75%。之所以降低这一增长率，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将会有较长的缴费期。其结果，平均来看，每个年龄组的人都将收到相当于他一生月实际平均收入 30% 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对于一个月平均收入为 25.4 万日元的典型男性雇员来说，他和他妻子未来能领到的月养老金合计为 17.6 万日元，意味着替代率为 69%。

到 2000 年为止，厚生年金的女性参保人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将从 55 岁逐步提高到 60 岁。同时，过去的一次性支取厚生年金养老金的制度被废止。另外，厚生年金的覆盖面扩大到了 5 人以上的企业，还整合了海员保险中的养老保险。

总之，通过 1985 年的改革，厚生年金的参保人在未来能领取的养老

^① 基本想法如下：厚生年金和共济组合制度参保人的养老金缴费比国民年金制度多，所以前二者的缴费可以视为自动涵盖了国民年金制度的部分缴费。也就是说，自 1961 年起实施的国民年金制度，自动适用于厚生年金和共济组合制度的参保人。国民年金的确定型养老金待遇被重新设定为所有养老金制度“共同的”基础养老金待遇。这样本文第 4 节所述的原则 C 就成了支持这次制度整合的根据。

金总额将实质性地下降 25%。第一层的基础养老金待遇的 1/3 由来自一般税收的转移支付负担，第二层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不再有任何财政补贴。

自 1980 年以来，关于养老金的最大政治议题是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1989 年政府再次提议提高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但是，被议会否决了。

1993 年夏天，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变。自“二战”结束后一直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反对派（不包括日本共产党）的联合执政。这个联合政权起草了 1994 年的立法，并被国会通过了。这个立法保证雇员可以选择在 60—64 岁之间的任何年龄退休，其收入关联型养老金不因年龄低于 64 岁而被削减。这个年龄组的基础养老金将逐步被取消（男性将在 2001—2013 年期间，女性将在 2006—2018 年期间）。这样，低于 65 岁的人将不再能领取全额的基础养老金。

到 1994 年 10 月为止，每 5 年，养老金的待遇额都会按照税前工资的上涨幅度调整。但是，从 1994 年 11 月起，将按照税后工资调整。

同时，养老金的未来变得越来越暗淡。由于在 1998 年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政府不得不从 1999 年开始暂时冻结了厚生年金缴费率的增长。2000 年改革的目的是计划到 2025 年为止，通过把养老金待遇总额缩减 20% 的方式，把厚生年金的缴费率控制在 20% 之内。

采用的措施有以下三个：第一，收入关联型养老金待遇将减少 5%，因为这部分养老金待遇的年增长率从 2000 年开始将从 0.75% 降低到 0.7125%。第二，对于 65 岁以上开始领取基础养老金与收入关联型养老金的人，从 2000 年起，这些养老金待遇的调整都与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第三，开始领取收入关联型养老金的标准年龄，男性在 2013—2025 年期间，女性在 2018—2030 年期间，将逐步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

自 1995 年起，奖金中也要扣除养老金缴费。^{*} 最初是奖金的 1%，但是这些缴费与养老金待遇的计算无关。从 2003 年起，养老金待遇和缴费基数都从月工资改成了包括每半年一次的奖金在内的年收入。这项改革没有引起改革后第一年的总缴费额发生变化，因为在 2003 年把缴费率由月标准工资的 17.35%

* 日本有一种西方国家没有的每半年一次的奖金制度，通常全年的奖金总额相当于一个雇员数月的工资。过去养老金缴费只是基于工资，与奖金无关。——译者注

降低到了年收入的 13.58%。同时，养老金待遇年增长率降低到了 0.5481%。之前那个对奖金征收 1% 的特殊缴费制度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奖金也征收 13.58% 的缴费。

在 1999 年，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了 -0.3% 的增长。执政党不得不按照养老金调节的自动挂钩制度降低公共养老金的待遇水平，并临时决定从 2000 年起冻结养老金待遇的名义值。从 2003 年起，公共养老金待遇的名义值也开始下降。

2001 年，厚生年金的当期收支出现了赤字。财政压力变得极其严峻。为了彻底改革公共养老金制度，政府提交了从 2004 年开始实施的改革议案。

2004 年改革的主旨如下：第一，厚生年金的缴费率在 2004—2017 年每年增加 0.354 个百分点，之后，将固定在 18.3% 上保持不变。国民年金的缴费额增加也将持续到 2017 年，达到 16900 日元（按 2004 年价格计算）之后保持不变。这样，公共养老金制度将在 2017 年之后实质性地转变成为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

第二，设定了根据人口因素（参保人数减少与寿命增加）调整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新公式，即自动平衡机制。因此，养老金待遇的实际值每年都下降 0.9%。

第三，国库补贴在基础养老金待遇总额中的占比，过去是 1/3，在 2009 年上升到了 1/2。新增补贴的资金来源是指定用途的消费税。^①

新的养老金调节机制被视为确保公共养老金财政可持续的王牌。但是法律也同时规定，这个机制在通货紧缩期间不适用。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以为日本的通货紧缩仅是一时的现象，很快就会变成通货膨胀。然而，结果正好相反。通货紧缩一直持续到 2014 年，因此，自动平衡机制就一直到 2014 年也没启动。

养老金专家建议，新的养老金调节机制应该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适用，但是政客不愿意改变既定规则。在 2016 年达成的妥协是养老金的调节在通货紧缩期间暂停，为了激活通货膨胀，从 2018 年起养老金应调而未调的部分将一直延迟调整。从 2021 年起，养老金的调节将与物价和工资增长中偏低的一方挂钩。

^① 关于目前日本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基本原则，请参考 Takayama (2005)。

8. 共济组合的主要变化

8.1 国有铁路（日本铁路）雇员的共济组合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高速公路遍布全日本，因此陆地的主要交通方式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从轨道交通变成了汽车和卡车交通（见图 14）。于是国有铁路（NR）就不得不大量裁员，并持续面临严重的运营赤字。终于在 1987 年被私有化为几个日本铁路（JR）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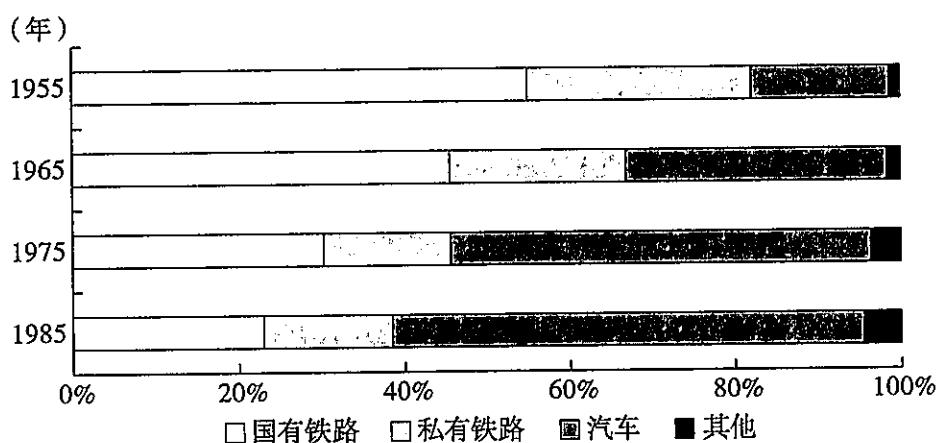


图 14 日本国内乘客使用交通工具占比

注：按照人公里数计算。

资料来源：Ministry of Transport,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同时，日本铁路公司的雇员迅速从 1947 年的 61 万人减少到 1990 年的 19.6 万人。覆盖其雇员的共济组合养老金制度的经常账户在 1976 年变成了赤字。此后，煞费苦心的改革开始持续推进。

1980 年，把退休年龄分阶段地从 55 岁提高到 60 岁。缴费率从 1980 年的 10.24%，经过多次提高后，迅速上升到 1991 年的 19.09%。

从 1985 年起，养老金待遇与物价自动挂钩的机制，在此后的 5 年里被暂停。同时，中央政府的公务员被迫接受了 1.06% 的额外养老金缴费率，以支持日本铁路公司的退休职工养老金给付。

从 1990 年起，临时性地对所有的共济组合和厚生年金启动了新的成本分担措施，这一措施也覆盖了自 1961 年起实施的等同于厚生年金的养老金待遇。

最终，直到 1997 年，当厚生年金合并了覆盖日本铁路公司雇员的共济组合制度与覆盖日本烟草公司（JT）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雇员的制度之

后，问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2002 年厚生年金合并了覆盖农、林、渔协会雇员的共济组合）。那时，国民年金的养老金领取者的子孙大多数是厚生年金的参保人。大约花了 20 年的时间，覆盖日本铁路公司雇员的共济组合制度的财政困难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8.2 公务员的共济组合制度

上述各项制度的合并起因于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各个共济组合制度的财政困难。与此同时，公务员的共济组合制度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财政状态。然而，他们也不得不反复对其基础设计进行改革，以缓解来自民众的极大嫉妒。

公务员的养老金水平一直都非常慷慨，从一开始就基于最终工资，并且替代率最高可达 70%。另外，他们的工作最稳定，没有失业风险。这些是招致嫉妒的主要原因。在民众对公务员角色的期待降低后，对公务员待遇的嫉妒进一步加剧。^{*}

1980 年，对所有的共济组合实施了分阶段把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不分性别都从 55 岁提高到 60 岁的改革。1982 年，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政府暂停了在职公务员的名义年收入增长。这个决定是在国家人事院建议增加 4.85%（相当于私人部门雇员年收入增长的平均值）的情况下出台的。

1986 年，在大幅改革厚生年金的同时，对所有共济组合制度也进行了彻底改革。第一，共济组合的所有参保人也开始领取相同的定额养老金。这样共济组合就变成了只提供第二层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的制度。第二，在计算养老金待遇时，所有的共济组合制度都放弃了以最终收入为基数，而开始以一生的平均实际收入为基数，这一点变得与厚生年金相同了。

按照新的基数，重新计算现在所有已退休公务员的养老金待遇。如果新基数下的养老金待遇低于旧规则下的待遇，那么他的养老金待遇将逐步减少到和新基数下的待遇相等为止。这样，长期来看，一些退休公务员面临着养老金年实际待遇高达 40% 的大幅下降（例如，从 500 万日元下降到 300 万日元）。但是，他们都必须接受。并且，未来 20 年的养老金待遇年增长率将由 1% 降低到 0.75%，与厚生年金一样。

* 在与高山教授的访谈中得知，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民众觉得公务员领导着国家前进，有功劳，在一定程度上养老金偏高还可以接受，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公务员的丑闻事件，民众觉得公务员没有理由享受高待遇了。——译者注

第三，在共济组合制度中，单独建立的第三层公共养老金，其待遇相当于第二层养老金的 20%（不包括覆盖日本铁路公司雇员的共济组合制度）。这部分养老金被称为一种职业附加。主要为了使养老金制度从慷慨的状态平滑地过渡到新的适中状态。未来 20 年，第三层养老金中的养老金待遇的年增长率将从 0.5% 降低到 0.15%。

给公务员建立职业附加养老金的另一个理由是补偿因变更养老金的计算基数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以及公务员因为没有罢工权、不允许在股票市场买卖股票等金融产品等可能遭受的潜在损失。然而，这个公务员独有的第三层公共养老金也引起了关于民众嫉妒问题的长期讨论。从 2001 年起，共济组合制度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将逐步提高到 65 岁，与厚生年金的男性雇员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相同。

2004 年，为了实现养老金财政的长期平衡，厚生年金和共济组合制度又经历了一次重大改革。

2007 年，政府给国会提交了新的改革议案，建议把厚生年金的覆盖面扩大到公务员，从而把所有覆盖雇员的养老金制度统一成单一养老金制度。但是，当时的执政党很快就失去了在上议院的多数席位，最终这个议案流产了。

2009 年，执政党变成了日本民主党，这个党起草了 2012 年的立法。其内容除了开始实施的日期之外，与 2007 年的改革议案完全相同。2012 年的立法宣布，公务员的共济组合制度将在 2015 年被废除，此后公务员将变成厚生年金的参保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拥有相同养老金制度的终极目标终于实现了。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爆发了大地震和海啸。日本总理提议把公务员的工资扣除 10%，用于救灾和重建。^① 结果，在从 2012 年起的两年里，公务员的工资被扣减了 7.8%。

自 2013 年起，在世的已退休公务员领取的“恩给”年名义值立刻下降了 27%。那些包括“恩给”在内的养老金年收入总额超过 230 万日元的退休公务员的养老金也因此下降了，最高下降幅度达到 10%。

2015 年，公务员独享的第三层公共养老金被废除。替代方案是建立了一个缴费率为 1.5% 的非公共缴费确定型积累制职业年金。

^① 这个提议根据的是中国的名言“先从魄始”（《战国策·燕策一》），意为自愿带头履行自己的职责、诺言。

9. 目前的财政状况

表4列出了各个养老金制度的当期参保人数^{*}的长期变化，厚生年金的人数在增加，而共济组合制度的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下降。

表4 公共养老金的当期参保人数（万人）

财政 年度	厚生 年金	共济组合制度					国民 年金
		(1)	(2)	(3)	(4)	(5)	
1965	1867	76	35	111	229	14	2002
1975	2389	80	45	116	300	27	2588
1985	2723	62	49	116	330	35	2534
1995	3281	47	51	113	334	40	6995
2005	3302	—	—	108	307	45	6988
2015	3684	—	—	-106	-283	-53	6535

注：共济组合制度：(1) 国有企业，(2) 农林渔协会，(3) 中央政府，(4) 地方政府，(5) 私立学校。国民年金中加阴影的部分是新制度下的数字。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障审议会养老金精算委员会（2017），《2015年度公共养老金财政状况报告》。

表5中的数字表明，各个养老金制度的养老金领取人数在迅速增加。结果，各个制度的抚养比逐步下降（见表6）。

表5 公共养老金的领取人数（万人）

财政 年度	厚生 年金	共济组合制度					国民 年金
		(1)	(2)	(3)	(4)	(5)	
1965	20	13	0.3	5	8	0.2	—
1975	107	21	4	20	37	0.6	273
1985	334	44	9	39	83	2	685
1995	659	46	13	57	127	5	1687
2005	1152	—	—	63	158	9	2430
2015	1568	—	—	69	205	13	3096

注：(1) (2) (3) (4) (5) 所指的内容与表4相同。

资料来源：同表4。

* 参保人数包括缴费者和视同缴费者（例如雇员的配偶）。——译者注

表 6 抚养比

财政 年度	厚生 年金	共济组合制度					国民 年金
		(1)	(2)	(3)	(4)	(5)	
1965	93.4	5.8	116.7	22.2	28.6	70.0	—
1975	22.3	3.8	11.3	5.8	8.1	45.0	9.5
1985	8.2	1.4	5.4	3.0	4.0	17.5	3.7
1995	5.0	1.0	3.9	2.0	2.6	8.0	4.1
2005	2.9	—	—	1.7	1.9	5.0	2.9
2015	2.4	—	—	1.5	1.4	4.0	2.1

注：(1) (2) (3) (4) (5) 所指的内容与表 4 相同。抚养比 = 当期参保人数 / 养老金领取人数。

资料来源：同表 4。

缴费率被分阶段提高了（见表 7）。在 2017 年 12 月，厚生年金的缴费率为 18.3%（雇员与雇主缴费合计），并且今后将永远保持这个水平不变。国民年金的缴费额为每人每月 16490 日元，^① 实际缴费额也同样永远不变。

在 2017 财政年度，来自一般税收的转移支付为 11.78 万亿日元，占国家预算的 12.1%。在 2015 财政年度，公共养老金的支付总额为 54.9 万亿日元，大约相当于日本 GDP 的 14.1%。

表 7 缴费率 (%)

财政 年度	厚生 年金	共济组合制度				
		(1)	(2)	(3)	(4)	(5)
1956	3.0	7.16	—	—	—	—
1966	5.5	7.92	9.6	7.04	6.72	7.4
1976	9.1	8.92	9.8	7.44	7.52	8.0
1986	12.4	16.99	10.9	11.4	11.04	10.2
1996	17.35	20.09	18.54	18.39	16.56	12.8
2006	14.642	15.69	15.412	14.767	14.092	11.168
2015	17.828	—	—	17.278	17.278	14.354

注：(1) (2) (3) (4) (5) 所指的内容与表 4 相同，除了共济组合制度 (1) 是指国有铁路。缴费基数从 2003 财政年度起，包括奖金在内。

资料来源：同表 4。

① 16490 日元按照 2004 年价格计算的话，是 16900 日元。

表8 收入状况

(1) 厚生年金 (万亿日元)

财政年度	收入 (缴费)	支出	余额
2012	33.32 (24.15)	36.81	-3.49
2013	35.78 (25.05)	37.63	-1.85
2014	40.49 (26.32)	38.71	1.78

(2) 国民年金 (万亿日元)

财政年度	收入 (缴费)	支出	余额
2012	3.86 (1.61)	4.31	-0.45
2013	3.92 (1.62)	4.10	-0.18
2014	3.84 (1.63)	3.74	0.10

资料来源：同表4。

最近的收支状况都是赤字（见表8）。^① 公共养老金的余额储备在2015年大约有200万亿日元（见表9），相当于日本GDP的38%。

表9 养老金余额储备（截至2015年3月底）

	储备额 (万亿日元)	储备率 (%)
厚生年金	136.7	4.1
国民年金	9.3	5.0
共济组合(1)	7.8	5.1
共济组合(2)	42.5	9.4
共济组合(3)	4.2	8.9

注：共济组合制度：(1) 中央政府，(2) 地方政府，(3) 私立学校。储备率是指储备额除以年支付总额。

资料来源：同表4。

10. 未来的挑战

10.1 替代率的意外上升

日本已经经历了近20年的物价下降。自动平衡机制在物价下降期间暂停

① 在2014年，厚生年金和国民年金的储备基金在投资中都获得了意外的巨大收益。

了。代替这个机制的是养老金待遇和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此外，在此期间，雇员实得工资的名义值比物价下降得还要多。

结果，厚生年金的典型老年家庭的养老金替代率，由 2004 年的 59% 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64%（见图 15）。这个结果违背了 2004 年养老金改革的初衷。希望 2016 年的立法中新设计的养老金待遇调整政策能逐步改善上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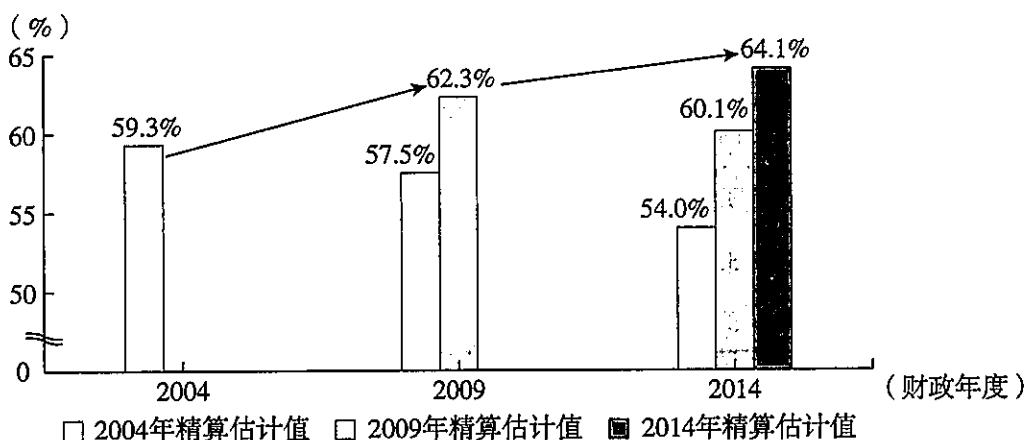


图 15 替代率

资料来源：《年金数理报告》。

10.2 基础养老金将减少 30% 吗？

《2014 年公共养老金精算报告》研究了未来 100 年里公共养老金是否能保持良好的财政收支状况。报告发现，女性和老年男性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是保证未来能有适当水平的养老金收入的决定因素。

现在养老金财政已经没什么问题，但是养老金的待遇水平面临一些挑战。法律规定，在未来，典型老年家庭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 50%。他们的养老金收入由第一层的基础养老金和第二层的收入关联型养老金构成。但是，法律只保证基础养老金的最低待遇。

根据 2014 年的财政精算报告，典型老年家庭的月养老金领取额，将从 2014 年的 21.8 万日元下降到 2043 年的 17.7 万日元，30 年中将下降 19%。其中人均基础养老金的月领取额将从 2014 年的 6.4 万日元急剧下降到 2043 年的 4.5 万日元，30 年中下降了 30%，如图 16 所示。

公共养老金制度长期良好的财政状况是这个制度可持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004 年启动的自动平衡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可持续这个目标。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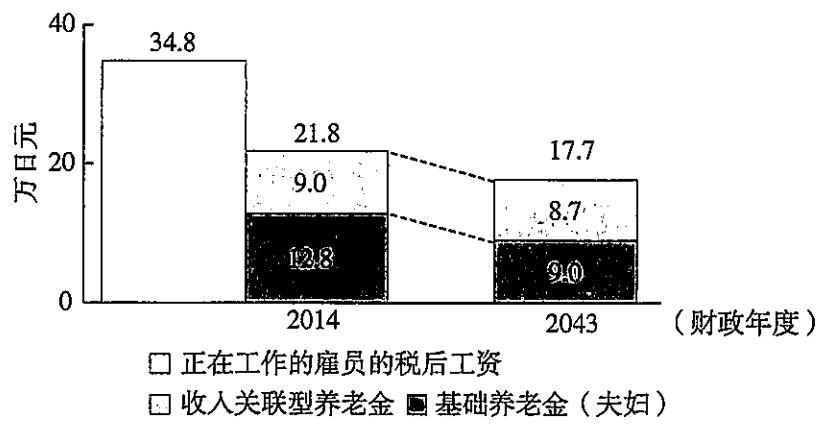


图 16 典型老年家庭的月养老金收入额

注：金额是按 2014 年的工资计算的。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2014 年的精算报告显示：这个机制“太强有力了”，以至于将引起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出人意料地急剧下降。

由此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何保障那些只领取基础养老金的老年人领取到适当水平的养老金？这些人主要是自我雇佣者和非正规就业人员。根据他们的缴费情况，他们只能领取基础养老金。这或许需要给基础养老金添加一个最低养老金待遇制度，以防止日本式的自动平衡机制引起的副作用。

改善措施主要有三：

- 把最低缴费年数由 40 年延长到 45 年。
- 把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提高到 67 岁或 68 岁，或者让自动平衡机制与寿命挂钩。
- 把工作时间少于每周 30 小时的非正规就业人员也纳入厚生年金制度。

关于这些选项的深入讨论在未来还将继续。

上年纪的父母领取的公共养老金主要来自其子孙的缴费。一方面，退休父母可以继续过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应该让正在工作的子女得到相应报偿。公共养老金制度应该设计出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规则。设计代际有序的收入分享机制对日本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

11. 日本的教训

第一，未来是难以预测的。在 1970 年前后，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能预测

到：在未来 50 年中，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会超过 20%，名义工资出现负增长，股指急剧跌落到最高峰时的 1/5，利率会长期持续为零，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不足 1.3，总人口减少。在过去 50 年中，我们对未来的有限预测能力没有什么变化。同样，也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能精确地预测今后 50 年里日本会发生什么变化。因此，政策制定者总是需要灵活地让养老金制度适应不断变化且不可预测的世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任务。

第二，挑战的存在会使一个人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村上清先生和山口新一郎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① 日本人应该为他们能有这样一些有先见之明、有深刻洞察力、杰出而又无私的人物来设计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感到幸福和骄傲。请区分足够智慧的杰出人物和那些为了某些特殊团体的利益而大声喧哗、没有鉴别力的伪专。

第三，政策制定者不是万能的。他们有时也犯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来源于被过去的承诺所迷惑，过多的政治顾虑，以及缺乏热情而又傲慢的快速政策制定过程。一旦发现政策是错误的，迅速修改才是明智之举。

第四，养老金专家对现行政策的有洞察力的批评意见常常被忽视，这些人甚至会遭到排挤、贬低和污蔑。但是，如果这些意见是切中要害的，那么迟早会被采纳。因此，在学术界，大量精耕细作的关于养老金的科学的研究是重要的。

第五，全覆盖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不能仅靠缴费实现收支平衡。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补贴可以有效地鼓励未被覆盖的人加入制度。日本实施了补贴制度，以支付一部分养老金待遇，政府提供的这项补贴制度是强制参保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能永久存在的一种保障。补贴还可以用于在制度启动的初始阶段，以收入调查方式支付给那些没有缴过费或缴费年数过短的老年人。补贴的资金来源最好是指定用途的增值税（或消费税），可以将这样的税视为个人对养老金制度的另一种缴费。^{②,③}

① 高山（2009）简单地总结了村上清先生的卓越成就。1984 年 7 月 9 日，当时的中曾根康弘首相亲自参加了山口新一郎先生的葬礼，并以最尊敬的方式致悼词：山口新一郎先生是全体公务员的榜样、一面镜子。

② 在法国，从 1991 年开始，*Contribution Sociale Généralisée* (CSG) 被用作公共养老金的一种筹资方式。这是基于收入的增值税。

③ 如果子女与父母参加的是不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主要用现收现付制来筹资，那么，把他们的缴费进行社会统筹（分担部分成本）就是合理的。因为子女们想让他们的父母最先领取到自己的缴费。

我最后要说的是：对养老金制度，政策制定者应当怀着温暖的心和冷静的头脑，仔细思考、谨慎行事，诚如《礼记·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王新梅 译)

参考文献

- Funago, M. (2013) *My 40 – years Commitments to Japanese Pensions*, Tokyo: Kyosai – Kumi – Renmei, in Japanese.
- Koseidan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KNH: A Memoir*, Tokyo: Hohken, in Japanese.
- Sakamoto, J. (2011) “Civil Service Pension Arrangements in Japan,” in Takayama, N. ed. *Reforming Pensions for Civil and Military Servants*, Maruzen, Chap. 6.
- Takayama, N. (2005) “Reforming Social Security Pensions in Japan: A Balance Sheet Approach,” in Takayama, N. ed, *Pensions in Asia*, Maruzen, Chap. 6,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http://takayama-online.net/Japanese/thesis/pdf/2005_Chapter6.pdf.
- Takayama, N. (2009) “A Tribute to the Late Mr. Kiyoshi Murakami,” in Japanese,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http://takayama-online.net/Japanese/pdf/web/murakami.pdf>.
- 高山憲之，“积累制养老金：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比较》，2017年第1辑，第42—62页。
- 厚生団『厚生年金保険制度回顧録』法研。
- 船後正道『年金にかかわって40年』共済組合連盟。